文荟

故事是永恒的

□ 潘采夫

经常有人问我,我最喜欢金庸小说中哪首诗词,早些年答的是“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后来觉得《射雕英雄传》里樵夫唱的“城池俱坏,英雄安在?云龙几度相交代。唐家才起隋家败,世态有如云变改”也很好。现在随着马齿徒长,喜欢的已经是那些更深沉悲怆一点的诗词了。

我现在读金庸小说,有两个读法,还有两个小心得,不揣浅陋写出来,给读金庸的人参考,其实读的遍数多了,自己也就领会出来了。

第一个读法是跟着金庸的脚步读,这是个地理坐标。从童年少年到青年,金庸颠沛流离,何止是走万里路。金庸家世很好,书香门第,曾经一门十进士,叔侄五翰林,被称为“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皇帝都给送匾。但清朝时查家发生了文字狱,全家流放,从此走下坡路,参看《鹿鼎记》。金庸是海宁人,海宁有陈阁老,海宁潮也非常有名,《书剑恩仇录》基本就是在为家乡作传。徐志摩是金庸的表哥,读者老说金庸小说里表哥都很不堪,这是戏言,金庸对徐志摩还是很好的,海宁修缮徐志摩的墓金庸还致信感谢。金庸生于1924年,1936年考入嘉兴一中,参看《射雕英雄传》嘉兴烟雨楼之约。1937年日军侵华,13岁的金庸跟着中学徒步迁徙,到衢州、丽水坚持上学,他的母亲在海宁死于战乱,参看金庸多部小说中的母亲之死。金庸小小年纪,在国仇家恨中刻苦求学,他一生都是民族主义者。中学因讽刺训导主任被变相开除,大学因打抱不平自动退学,像不像《笑傲江湖》里的令狐冲?离开大学以后,金庸还去湘西干了一年农场,所以《连城诀》里的狄云是湘西人,一灯大师隐居在湘西,《飞狐外传》里的程灵素是湘妹子。我怀疑蓝凤凰、何铁手也都是按照湘西苗寨妹子写的,因为我去湘西旅行的时候,有个苗族姑娘就声称能对我种蛊。然后,他的脚步又去了杭州、上海、香港,从《大公报》走到了《明报》。

第二个读法是跟着金庸的社论读,这是个时间坐标。金庸的15部武侠小说写的时间是1955年—1972年,他的《明报》创刊于1959年,卖掉是在1991年,在明报的30多年,金庸一共写了8000多篇社论。那些年里金庸白天在家里写小说,晚上去报社写社论,读者公认他的社论很有历史感,而小说很有现实感。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历史总是打扮一番重复出现,我们今天想说的,想骂的,金庸早已经写过了,骂过了。你如果列一张金庸小说的报纸连载年代表,再按年代查找他写的社论,也许会发现这位“香江第一健笔”玩的是周伯通的左右互搏,社论种直接臧否的事件,换一种写法就会出现在连载的武侠小说里。我只是感觉,没有详细考证,谁有兴趣可以试试看,会有助于对其武侠小说的理解。

说完两个读法,再说两个小感想,第一个是我觉得,金庸的武侠小说仍然是民国武侠小说潮流和报纸专栏连载潮流的延续。从中国历史上看,不管是宋元话本,还是明朝小说,都是商业城镇兴起、市民阶层出现以及印刷术发展的产物,《水浒传》《三国演义》出现于明初,《西游记》《金瓶梅》出现于明中后,都是这个道理。到了民国报刊业兴起,又给通俗文学带来大发展,小说报纸连载成了朝阳行业,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连载6年,还改编成民国最卖座的电影之一《火烧红莲寺》,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连载十几年,但老舍先生说,民国唯一妇孺皆知的作家是张恨水,他的小说连载直接捧红了好几份报纸,读者每天排队买报纸读他的《啼笑因缘》《金粉世家》,他被称为“中国的大仲马”。

这不巧了嘛,金庸也被称为“中国的大仲马”。金庸武侠小说连载的洛阳纸贵,武侠小说对报纸的作用,香港报纸的模式,香港报人和文人的生存状态,都是民国在香港的延续,而在小说连载的地位上,金庸也是张恨水的接班人。

第二个小感想,虽然金庸晚年一遍遍地修改,往大师的路上一路狂奔,但在我看来,金庸的小说,连载才是灵魂。前些年网络小说兴起的时候,朋友说有个叫唐家三少的,一天更一万字,一年能更300万字,听着都舌挢不下。我说这有什么,张恨水拿笔纸上写连载也每天5000字啊,金庸则是一次写8000字,一个通宵写完,不过他不是每天。

所以啊,金庸的武侠小说连载,本质上相当于那个时候的“网络文学”,宋朝话本、明清小说、民国连载、香港副刊、网络文学,这是一脉相承的。当下网络文学是不是主流?这个就看什么标准了,一位编剧朋友跟我说,看看现在大火的影视剧,有多少是根据网络小说改变的?至少影视这一块,最大的来源地已经是网络小说了。

有人提出一个问题,现在的年轻人还读金庸小说吗?他的新派武侠小说是不是已经过时了?我还真去点开番茄小说,去看看武侠小说的世界是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页的小说被分为了玄幻魔法、武侠修真、科幻灵异、穿越时空等,看上去更新迭代了不少。我随手点开一部,书名叫《一切从天龙八部开始》,里面各章名字叫温家五老、袁承志、风清扬、何红药、思过崖、闪电貂、小钟灵。点开看正文,第一眼就是:“姑苏慕容,莫非是那位慕容公子不成!”岳不群闻声,不由得眉头微皱道。我拍手大乐,现在的武侠小说作者,比我们老读者把金庸先生照顾得更好啊。

这就像作为黑泽明的影迷,我看徐克的《七剑》时,不由喊出了一句:嘿,《七武士》!读金庸的《雪山飞狐》,又喊出一嗓子:嘿,《罗生门》!

金庸认为小说的灵魂是故事性,我也认同,不管宋朝的《武王伐纣平话》、金庸的武侠还是现在的网络小说,本质都是讲故事。故事是永恒的,变化的只是载体,是传播媒介。是别人搞不明白罢了。

谈薮

当“古籍数字化”后

□ 叶匡政

自从知道番茄小说这个平台可以线上阅读古籍后,我写文章会上去查些古籍资料。目前在番茄小说可以看到2000部古籍,多来自《四部丛刊》。有消息说,“识典古籍”未来将完成一万部古籍的数字整理工作,覆盖儒家、道家和佛学的核心典籍。

我常用“识典古籍”的检索功能。古籍数字化在大学与研究机构,或已做得很多,但对普通民众来说,找到一个严谨的平台,仍是不易。有了“识典古籍”,你写文章时,有些古语即便只记得只字片语,也能立刻找到原文。它还可限定书籍、限定作者地检索,如果应用得当,对那些喜爱古籍考据与研究的人来说,好像一夜间就有了钱钟书“照相机的记忆力”。

虽说钱钟书更关注知识的因果联系,但这种相关性检索,确实能让你节省大量时间,发现一些关键词在典籍中的应用情况,让你很快可进入因果关系的思考。在检索年代,想做到钱钟书式的随手拈来、旁征博引,似乎不是一件难事。但能否像钱钟书那样,有一些新见与发现问题的能力,仍需不断通读典籍,潜心琢磨,真问题才能浮上心头。今天,年轻人溯源、考据信息的能力更强,但要获得过去读书人常说的眼力、才识和素养,仍需系统性地阅读,也就是当下常说的“古籍活化”能力。

番茄小说的作家们,通过“识典古籍”平台与典籍相关的各类信息,并依此背景,对相关古籍进行二度小说创作,让那些经典的古籍内容在网络文学中也真正“活”起来。这种带有普及性的数字化,才是对今天更重要的古籍数字化。

看了《鄱阳湖君传》的介绍,是对古籍《子不语》中鄱阳湖黑鱼精故事的重写。鄱阳湖本就是一个给人以想象力的地方,故事的主角来自后世,化身为妖,却从不忘自己身为人的本分,因为有过两重身份,对山河湖泊都有自己的理解。鱼妖虽然遭劫被斩,只余妖魂,但它并未像常见的复仇故事中那样杀伐果断,而是宽恕了无辜者,同时也宽恕了自己的内心,最终成长为鄱阳湖水神。

从这部小说我们可发现,古代典籍中有大量玄幻故事的素材。中国原本信巫,先秦至汉神话、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巫风、鬼道大作,故而六朝时代成了鬼神志怪小说的天下。与今天不同的是,六朝人认为鬼事与人事一样,皆被视作历史事实。明代《西游记》等神魔小说后,清代同样有鬼怪玄幻热,代表作有《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但由于年轻人对许多典籍中的玄幻素材不熟悉,中国古代的这类故事并未得到充分的创作与展示。二十世纪末崛起于西方世界的新神话主义,催生了《指环王》《哈里·波特》《冰与火之歌》等经典,而国内由于年轻人对古代典籍的陌生,这样经典的作品还诞生得极少。

《鄱阳湖君传》让我们看到,通过神话反思,重新认知世界、发现自我,是这类古籍活化的新神话作品不同于传统神话的关键之处。其实,所有的神话都在呼唤我们对生命本身的深度觉醒。这类新神话作品通过对古籍中故事的重新阐释,获得了一种现代视角,阅读这类小说,对一个人的人格成长、对生命和自我的发现、对心灵的探索,都有着重要意义。神话对古人来说,并非离奇的想象与信仰,而是指导人的思想与行为的原型法典,是理解自然与生活的命脉,是带着情节的心理分析。一旦失去了对神话的认知,一个地域的文化就可能失去它最神奇的灵魂,完全堕入俗世的功利之中。

这类新神话作品虽然也属于现代消费文化,但从哲学意识看又是对社会现代性的一种反思与叛逆。它期望摆脱现代生活物质与速度的羁绊,让人的精神回归到一个以神话、玄幻、童话等原始文化为载体的幻想世界。它是当下日益重要的大众文化场所,也由此推动了影像与视觉文化的重大变革。有了“识典古籍”这类平台的强大学术支持,会让更多作家便利地到古代神话想象和民间信仰中去寻找灵感,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的天马行空。如果更多的网文作家,通过这类平台获得对原始文化的更深理解,中国或许能再造一个神话传统。

但由于历史局限,这些古人的智慧也有不科学不合理之处,如何甄别、择善而从,如何辨析其中的精华与糟粕,也尤为重要。但文化精神的形成,绝不可能靠教条式、功利化的简单模仿与照搬,是需要潜移默化的浸润与影响,即便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也需在现代社会的社会结构与文化方式中进行调和、消化,才有可能转变成民众自觉的生活意识和行为准则。

比如什么是传统文化的最高信仰。在一切文化和价值体系中,真实都是最高信仰,中国传统文化也不例外。中国人都知道“天人合一”这四个字。自周公孔孟,到道家老庄,对这四字的蕴含之义做过很多阐释。孔孟与老庄的分野为,孔孟多从人这一端来说,说的是人世;而老庄多从天这一端说,说的是自然。到《中庸》,在此问题上对儒道学说作了融会贯通,进一步解读了天人合一的真义。《中庸》里,关于天人合一的纲领性观点在“哀公问政”中,是通过孔子之口说出的:“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其后的12章文字,都是子思在反复论证与释读此句话的意义。

网络平台把古籍数字化有着独特的意义,这标志着这一文化工程,正式进入了一个全面普及与全民应用的阶段,这有助于国家打牢文化基础。一个人要有自己的文化认知,才能安顿他的心灵,才能在他遭遇挫折时也有所寄托。只有让所有个体,生活在一个有渊源、有传承的价值共同体中,他们才能从现实作为中感到光荣,才能从行动中感受到生命的意义,在现实社会中多一些理性行为。

坊间

别 酒

□ 戴荣里

夫安年轻时从山东邹城到新疆,几十年的辽阔生活,孟子故里养出的气息,加上边陲自然洒脱的味道,让这个作家的风格不同于其他作家。新疆优秀作家多,与自然风景的感召不无关系;夫安好饮,根底在鲁南豪饮之风的文化,加之在新疆烤串灌酒的多年磨炼,酒量自然在一般人之上。好饮者,有的迫于无奈,有的则是心态使然,谓之主动型喝酒,夫安当属于后者。醉眼迷离之中,仰脖吞吐之下,一个人的内心挂在酒杯之外,让赴宴者大开眼界。

夫安好外场,故乡和边疆,作家朋友不少。有一年,他到济南,一日下午约酒,彼时我在北京,正欲去郊区踏青,闻之,如小鸟遇到了春天,欣然买票,赶往泉城。那一场酒喝得喧喧腾腾,看似不醉,脚却迈不动了。余一直好饮,是工程队“下雨天喝酒”形成的习惯,喝酒解乏,是铁路工程人挂在口头上的辩解,我的高血压加重,多与此有关。喝酒、喝酒、喝酒,“堕落”心态,就会不断地叠加。等身体患病,再后悔就有些晚了。堂兄年轻时善饮,每天小眼喝得通红,酒后大夸海口,指点江山之状,颇得酒场中人迎合,场外人却会嬉笑之。堂兄中风后,温柔如猫,再也不沾酒了。我则大半生为酒鬼,酒鬼的享受与尴尬,皆曾经历过。一度雄心勃勃,更把胸海当水库,酒水随便收留。醉时大话连篇,醉倒滩泥一般。吐过几次酒,醒来身体被掏空的感觉,想起犹如昨日。紧急小恙过后,我知道这是身体警示自己,该要戒酒了。

纵有近四十年饮酒史,喝酒却分场合,我在家中从不喝酒;说是戒酒,不如说是别酒,犹如多年好友,来往少了,甚而翻脸,但绝不会说好友坏话。酒有烈与不烈之说,善饮者,多是对酒有情者。说酒好戒,是对一般酒客而言,对酒鬼则不同。我知道的戒烟者,戒时很痛苦,一旦戒掉,闻着烟味就想吐,是故戒烟者,多有决绝之心,戒酒则要缠绵许多,非要身体有个大变故才会彻底戒掉。夫安烟酒均沾也,我曾嗜酒如命,却与烟一生无缘。与酒相好许久,到老戒酒,“犹抱琵琶半遮面”,若在酒场遇到长者下令,也会小酌几杯。闻夫安能把烟彻底戒掉了,肃然起敬。

夫安小我两岁,属于退居二线之状,常回故乡邹城,夫安善写散文,怕与喝酒碎片化时间有关。有边疆经历者,散文大多不错。因由是边疆之“边”,意味着陈旧文化污染少,世俗味少了许多;“疆”者,呈现地域之美,洋洋大观入眼,多为城里人少见,无文技只凭素描就可,何况为文者,不用技巧就是最大的技巧。近日,夫安来京会疆友,约我前往一见。地点在具有标志性的厅堂,只见夫安满面泛光,斗志昂扬之态,犹如沙漠中的胡杨。我与夫安竟有七八年没见面了,他有这般精神状态,真是可喜可贺呀!与夫安同来者,有位姓生的兄弟,怒眉大眼,犹如古代书生,生姓者,少姓之族也,我这是第一次见到此姓。山东人相见,自然免不了喝酒,我则只好挂免战牌,人要听取身体深处的呼唤,也为了余生能多与好友见上几面,别酒,自然是明智的选择。

但朋友来了不喝酒,的确会少了点什么,何况夫安是我好友。好歹,往事如酒,谈起总有酒意,会让人兴致勃勃。说友情,谈经历,讲笑话,插科打诨,聊天聊地,好不快哉。说起那一年,夫安酒醉,掏出挂在脖颈上的一块玉,非送我不可。那块玉我是收下了,挂在自己脖子上半年多,终于在一次醉酒后,不知道丢在那里了。此玉得之于酒场,失之于酒场,也算与玉相伴了一段时光。回忆起那玉,夫安说,那可是和田玉啊,戴久了,玉会养人的。嘻嘻,我已过了养玉的年龄,半生爱石,手边徒留几块非玉的顽石而已,日常把玩,却也很有手感。

人生一瞬间,朋友间的交往,以酒为媒开启友谊之旅者固然不少。能在酒场相谈甚欢,又能在生活中经常交流的,夫安算是一位。微信开通了现代人交往的新天地,与夫安相距虽远,微信则缩短了这种距离感。进入余生,能舍掉的应酬要尽量舍掉,能不喝的小酒尽量不喝。在不喝酒的气氛里延续友谊,才是老者该有的心态。

别酒后,夫安一样的老友,更多了些交往的从容。唯有老友,才会尊重我的选择,他们的潜意识里,怀着对生命质量的认可。若想观看草原上的春色,日渐衰老的身体,是需要与酒保持一定距离的。年轻时的夫安,会怪罪我的别酒;而此时的夫安,则会把陈年故事当酒,说说那些趣味十足的过往,也如陈年老酒般香醇。夫安之趣,当在此列。

跋履

雪域春耕图

□ 吴长远

雪域高原的春天是中国最晚的春天。

当泉城已是“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的时候,雪域高原还沉浸在“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冰雪世界里。

等到春天翻越崇山峻岭辗转抵达珠峰脚下,已是人间三月。

此时的内地已经山含情水含笑,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春烟了,然而雪域高原依然感受不到浓浓的春意,白雪皑皑的山顶、荒草萋萋的山坡、偶尔飞舞的鹅毛大雪,给人尚未从冬天走出的错觉。

不过,细细瞧去,还是能寻到春天的蛛丝马迹,左旋柳上嫩黄的叶芽已经初露头角,饱满的花骨朵缀满了桃树枝头。

沉寂一冬的雪域高原正在悠悠醒转。

相比大自然面对春天的含蓄与羞赧,生活在雪域高原上的藏族农民拥抱春天的姿势却是中国农民中最热烈最奔放的。

无论是“耕牛遍地走”的过去,还是“大型农用机械满地跑”的当下,内地农民春耕是不搞仪式的,只是到各自的田间劳作,尤其当下,田间地头鲜见农民的身影,只有大型机械作业的轰鸣声在田野间回荡。

藏族农民与内地农民截然不同,他们以最虔诚的心情,用最庄重的礼仪将春耕的仪式感拉得满而又满。

这便是藏族同胞的传统节日“开耕节”,是仅次于藏历新年的一个重要节日,也是继藏历新年之后的第一个节日,要多隆重有多隆重,要多热闹有多热闹。

因此,当春天爬上雪域高原的时候,最先到达的地方是藏族同胞的心里,而“开耕节”则是藏族同胞心灵春天的集中释放。

一年一度的“开耕节”是藏族同胞每年按照天文历算推算出来的开耕春播吉日,因此日期并不固定。

今年的“开耕节”是3月16日,藏历二月初三。

“开耕节”与藏族同胞的另一个传统节日“望果节”前后呼应,成为西藏农事活动中最重要的两个节日。

“望果节”,“望果”系藏语,“望”指庄稼,藏语叫“望卡”或“兴卡”,“果”是转圈的意思,意为绕着丰收在望的庄稼转圈,是欢庆丰收的重要民俗活动。

与“开耕节”一样,“望果节”也没有固定的日子,但都在谷物成熟时举行。

“开耕节”这天,从雅砻河谷到拉萨河畔再到年楚河流域,所有农区不约而同地沸腾起来了。

这天,藏族农民穿上节日的盛装,戴上洁白的哈达,端着寓意丰收的“切玛”,背着青稞酒,拿着松柏枝,牵着自家经过精心打扮的耕牛或者开着拖拉机来到田间地头,围拢到一起,举行盛大的开耕仪式。

开耕前先要点燃松柏枝“煨桑”。“煨桑”是藏族的一种宗教祈愿礼俗,祭天地诸神,祈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燃烧的松柏枝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人们除了不停地往上添加松柏枝外,还会往里添加青稞面、糌粑、茶叶、糖果等物品,并献上酒浆,同时口诵真言祈福。淡淡的油松味伴着袅袅的桑烟弥漫在空中,传说烟雾可以传递人间的味道,使诸神欢喜,为人间降福。

一头头耕牛仿佛一个个即将出阁的新娘,鼻饰、耳饰、脖饰、角饰、肩饰、背饰、尾饰,凡是能装饰的部位都被主人装饰上了,五颜六色,煞是漂亮,让人不禁想起那些穿着节日盛装的藏族姑娘。比之人的打扮,耕牛的打扮不遑多让。能将牲畜打扮得如此漂亮的恐怕也只有藏族同胞了吧?

藏族朋友罗布次仁告诉我,耕牛的这些饰品,分别是用羊毛、牛毛、牛尾、贝壳、老鹰的羽毛等制成的,忌讳使用现代塑料材质的装饰品。

藏族同胞的传统耕作方式是“二牛抬杠”。所谓“二牛抬杠”,是两头耕牛相距一定距离,中间横抬一杠,杠后接续辕犁。这种耕作方式也是中国传统的农耕方式,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内地还较为常见,后来随着农用机械入场,这种耕作方式渐渐退出历史舞台,现已销声匿迹。据《西藏王统记》记载:上丁二王时(约公元前二世纪),古代藏族人民已“制犁与轭,合二牛轭,垦平原以为田”。“二牛抬杠”作为藏族同胞的耕作方式,已经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

随着时代发展、社会进步,虽然“二牛抬杠”的农耕方式在西藏农区已基本退出历史舞台,被农用拖拉机所替代,但每逢“开耕节”,藏族同胞还是会将耕牛牵到田间采取“二牛抬杠”的方式举行开耕仪式。

藏族同胞将耕牛两两编组,套上耕犁,横杠上绑着红色的穗子和鲜艳的国旗,藏族妇女给耕牛戴哈达、喂“切玛”,往耕牛的鼻子、牛角上抹上青稞面、撒上青稞酒,随后将青稞面撒向天空以示祈福,村里的长辈则给即将下地开耕的村民戴上哈达。仪式中负责播种、平地和清理杂草的人被视为当年的“幸运儿”。

一般中午十三时许,开耕仪式正式开始。十几对几十对耕牛被手持皮鞭的男人们驾驭着,有序排列、铆足全力往前冲,以画圈的方式在田地上耕耘,身后的妇女则负责撒种子。

一时间,耕牛身上悦耳的铃铛声、村民们此起彼伏的吆喝声,编织成一首欢快的春耕曲,回荡在蓝天白云下。

不过,现在的西藏“开耕节”,除了“二牛抬杠”的传统庆祝方式,也加入了现代元素,那便是农用拖拉机的入场。对于农用拖拉机的装饰与耕牛大同小异,系着洁白的哈达和花束,插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有的还在车头前方悬挂领袖像。

因此,很多地方较为常见的“开耕”仪式一边是“二牛抬杠”的传统场景,一边是农用拖拉机的现代场面。而那些农用拖拉机配置多的地方,“二牛抬杠”的传统方式退居其次甚至干脆退场,几十辆拖拉机整齐排列,一起向农田中央进发,远远看去,浩浩荡荡,蔚为壮观。

“开耕”仪式结束后,聚在田间地头的藏族同胞轮流给耕牛手、拖拉机手和撒播种子的妇女献上洁白的哈达,表示感谢与祝福,之后便开始吃“卡赛”(藏语,指零食,包括油炸食品、糖果、风干牛肉等),喝酥油茶,品青稞酒,藏族妇女们唱起欢快的劝酒歌,藏族男人们则频频举起酒杯,开怀畅饮,你一句我一句畅聊着新希望。

一犁春泥,万顷新绿。“开耕节”后,藏族同胞开始全身心投入新一年的耕作中,尽管散于各家田地,归于正常劳作,他们依旧会将畜力或者机械打扮得光鲜亮丽。

随着沉寂一冬的土地被犁出一道道垄沟,身穿盛装的藏族妇女们撒播下一粒粒种子,一幅生机盎然、充满希望的春耕图正在雪域高原徐徐展开。